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七

江西提督紀

起魏蒙單闕盡宋

嘉

義熙五年春正月丙辰魏主嗣還平城

安皇帝壬

太尉裕

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  
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 丁丑以吏部  
尚書謝裕為尚書左僕射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  
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  
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  
屯冶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



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  
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  
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  
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  
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䟽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  
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  
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  
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嘿然邪前已表奏廢之  
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  
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  
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  
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  
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  
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閭  
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筭良可耻也貴府將佐及  
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  
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  
迹郗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  
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  
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二  
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琅邪太守劉  
朗帥二千餘家降魏 庚子河西胡劉雲等帥數萬  
戶降魏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  
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  
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  
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達之統參軍蒯恩  
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出江夏口達之等與魯軌戰  
於破冢兵敗達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  
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  
於馬頭聞達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

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  
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  
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  
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  
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  
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  
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  
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  
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閬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  
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三  
等有群盜數百夜襲治亭京師震駭劉鍾討平之  
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不至長安  
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不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  
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  
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  
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  
不從 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達阮士  
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  
歛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 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  
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暉尼寅邀蒙遜

於浩亶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  
勒姐嶺蒙遜擊禽之 河西饑胡相聚於上黨推胡  
人白亞栗斯爲單于改元建平以司馬順宰爲謀主  
寇魏河內夏四月魏主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  
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問道秀左  
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  
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  
宣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已卯魏主嗣北巡 西秦王熾磐子元基自長安



逃歸熾磐以爲尚書左僕射 五月丁亥魏主嗣如  
大審 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  
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奔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  
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  
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奔秦宗之素得士  
民心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  
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  
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  
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爲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  
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

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  
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姜里高祖不斃  
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  
足爲害遂遣之 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劔履上  
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以充青二州刺史劉道憐爲  
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荊州  
刺史道憐貪鄙無才能裕以中軍長史晉陵太守謝  
方明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命道憐府中衆事皆諮決  
於方明方明冲之子也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  
河西王蒙遜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遣舍人黃迅詣齡



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爲右翼  
驅除戎虜 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蒙遜  
結盟蒙遜遣其弟湟河太守漢平蒞盟于夏 西秦  
王熾磐帥衆三萬襲湟河沮渠漢平拒之遣司馬隗  
仁夜出擊熾磐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  
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  
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爲熾磐所  
禽熾磐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  
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厲事君乃囚之熾磐以左衛  
將軍匹達爲湟河太守擊乙弗窟乾降其三千餘戶  
而歸以尚書右僕射出連虔爲都督嶺北諸軍事涼  
州刺史以涼州刺史謙屯爲鎮軍大將軍河州牧隗  
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爲之請熾磐免之使還姑臧  
戊午魏主嗣行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廣寧 秋  
七月癸未還平城 西秦王熾磐以秦州刺史曇達  
爲尚書令光祿勳王松壽爲秦州刺史 辛亥晦日  
有食之 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  
其餘受命以豫章公世子義符爲兗州刺史 丁未  
謝裕卒以劉穆之爲左僕射 九月己亥大赦 魏  
比歲霜旱雲代之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蘇坦言於



魏主嗣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豐樂嗣以問群臣  
博士祭酒崔浩特進京兆周澹曰遷都於鄴可以救  
今年之饑非久長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漢  
之地謂其民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  
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情見事露恐  
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者  
必多又舊都守兵旣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  
國而來雲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  
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  
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

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漣酪將出  
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空竭旣  
無以待來秋若來秋又饑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  
之戶使就穀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  
可遷都耳嗣悅曰唯二人與朕意同乃簡國人尤貧  
者詣山東三州就食遣左部尚書代人周幾帥衆鎮  
魯口以安集之嗣躬耕藉田且命有司勸課農桑明  
年大熟民遂富安 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  
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  
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



之怒收弼黨唐威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緝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與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歛曼鬼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巳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冬十月壬子秦王興使散騎常侍姚敞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魏主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乃以爲夫人而寵遇甚厚 辛酉魏主嗣如沮洳城癸亥還平城十一月丁亥復如豺山宮庚子還 西秦王熾磐遣襄武侯曇達等將騎一萬擊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降之以王



孟保爲略陽太守鎮赤水 燕尚書令孫護之弟伯仁爲昌黎尹與其弟叱支乙拔皆有才勇從燕王跋起兵有功求開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殺之進護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怏怏不悅跋酖殺之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有功出爲邊郡怨望謀外叛跋亦殺之 林邑寇交州州將擊破之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嗣如豺山宮戊子還平城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以世子義符爲豫州刺史 秦王興使魯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其子軌引兵入寇雍州刺史趙

倫之擊敗之

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

湫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

居西宮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



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沖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歛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歛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

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于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沖及弟泓來奔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歛曼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末和泓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猶豫久之乃殺之泓疑恢有貳心恢由是懼陰聚兵謀作亂泓葬興于偶陵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謚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初興徙李閏羌三千戶於安定興卒羌酋宕容叛泓遣撫軍將軍姚讚討降之徙其酋豪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東平公紹討禽之時姚宣鎮李閏參軍韋宗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國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不可不爲深慮邢望險要宜徙據之此霸王之資也宣從之帥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殺之 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爲

徐亮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脩敬山陵詔許之 夏四月壬子魏大赦改元泰常 西秦襄武侯曇達等擊秦秦州刺史姚艾於上邽破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 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領北雍州刺史 六月丁巳魏主嗣北巡 并州胡數萬落叛秦入于平陽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攻立義將軍姚成都于匈奴堡征東將軍姚懿自蒲阪討之執弘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 氏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



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謐于雍城謐委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

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歛曼蒐擊却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泄陽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却之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嵩伐河西王蒙遜嵩引見謂之曰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秋七月魏主嗣大獵於牛川臨殷繁水而還戊戌至平城八月丙午大赦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



通鑑卷一百七  
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  
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  
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爲穆之之副左將軍朱  
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  
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懷慎懷敬之弟也劉穆之  
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  
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荅牋書  
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  
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裕

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  
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中  
軍諮議參軍張邵言於裕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  
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處分  
云何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丁巳裕發建康遣龍  
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  
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  
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  
林子彭城内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  
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



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旣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輒帥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詔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初魏主嗣使公孫表討白亞栗斯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河南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虎爲率善王表以胡人內自攜貳勢必敗散遂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爲虎所敗士卒

死傷甚衆嗣謀於群臣曰胡叛踰年討之不克其衆繁多爲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復發兵妨民農務將若之何白馬侯崔宏曰胡衆雖多無健將御之終不能成大患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法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得大將素有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無不克矣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爲胡魏所畏服諸將莫及可遣也嗣從之以建爲中領軍督表等討虎九月戊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馬順宰皆死俘其衆十萬餘口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爲從事史初王廞之敗也沙門



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襪自隨津邏疑之曇永呵  
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  
以其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絕交游不仕十餘年裕  
聞華賢欲用之乃發廩喪使華制服服闋辟爲徐州  
主簿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  
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  
守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  
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坦及大將  
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  
來降太尉裕拔爲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  
秦兖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  
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  
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  
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  
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  
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  
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  
於鄙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爲豫自損削也泓從之  
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勲於  
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



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于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爲黑稍將軍 冬十月壬戌魏主嗣如豺山宮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初燕將庫儻官斌降魏既而復叛歸燕魏主嗣遣驍  
騎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斬之遂攻燕幽州刺史庫  
儻官昌征北將軍庫儻官提皆斬之 秦陽城榮陽  
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臯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  
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  
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  
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屯陝津爲之聲援寧朔將軍  
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  
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  
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

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  
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  
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  
以爲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將軍  
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  
止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  
悔之旣而成臯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  
諱至石關奔還龍驤司馬榮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栢  
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蹇鑿冒刃抱  
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將軍不濟鑿



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洗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閭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 西秦王熾磐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以逼秦之上邽 十一月甲戌魏主嗣還平城 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

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効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  
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  
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  
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  
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帥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  
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  
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玄屯陝津武衛將軍  
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  
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  
佩刀爲誓成都不能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

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  
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  
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  
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  
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  
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  
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是歲魏衛將軍安城孝元  
王叔孫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謂其妻桓氏曰生同其  
榮能沒同其戚乎桓氏乃縊而祔焉 丁零翟猛雀  
驅略吏民入白巒山爲亂魏內都大官河內張蒲與



冀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道生嵩之從子也道生欲  
進兵擊猛雀蒲曰吏民非樂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  
今不分別并擊之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同心協力  
據險以拒官軍未易猝平也不如先遣使諭之以不  
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道生從之  
降者數千家使復舊業猛雀與其黨百餘人出走蒲  
等追斬猛雀首左部尚書周幾窮討餘黨悉誅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晉紀四十

起強圉大荒落盡  
屠維協洽凡三年

安皇帝癸

義熙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秦主泓朝  
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  
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  
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  
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  
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  
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



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謔爲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灃西扶風太守姚雋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衆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爲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涼公暉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

訓導之二月暉卒官屬奉世子歆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母天水尹氏爲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謚暉曰武昭王廟號太祖西秦安東將軍木奕干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謚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併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爲疆國 河西王蒙遜遣其將襲烏啼部大破之又擊卑和部降之 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



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雅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  
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  
秦河北太守薛彤奔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  
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爲姚成都所敗平酉榮陽  
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太宰  
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  
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  
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  
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  
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

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  
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  
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  
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  
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兵與晉  
戰於關南爲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  
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  
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  
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  
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三  
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  
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  
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群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  
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  
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  
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  
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  
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  
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  
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  
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  
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  
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無恒山以南裕必不  
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  
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  
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  
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  
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鎮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  
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  
左將軍向彌爲北青州刺史留戍碣磔初裕命王鎮



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爲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柰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爲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曰

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

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昨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氍毹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氍毹旣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旣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稍



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  
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  
干魏人退還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  
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  
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  
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衆三千屯河北之  
九原阻河爲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  
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啓太尉裕曰紹  
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  
得以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

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旣代紹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  
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  
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丁巳魏主嗣如  
高柳壬戌還平城河西王蒙遜大赦遣張掖太守  
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  
三萬伏於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  
解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  
還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  
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  
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



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  
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  
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  
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  
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  
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  
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  
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  
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喪  
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

攻未必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  
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  
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  
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  
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  
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  
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  
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  
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  
氏受其封殖不思醜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益有一方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結怨四鄰擐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  
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  
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  
命長孫蒿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皇濟河  
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魏主嗣西巡至  
雲中遂濟河畋于大漠 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  
以諸公為之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弘之  
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  
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峽柳以拒之 西秦相  
國翟勅卒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為左丞相左僕射元  
基為右丞相御史大夫麴景為尚書令侍中翟紹為  
左僕射 太尉裕至閬鄉沈田子等將攻峽柳秦主  
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  
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  
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弘之以  
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  
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  
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  
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  
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



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  
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奔還灞上初裕  
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  
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  
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  
武將軍徐猗之會薛昂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  
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  
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  
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  
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

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  
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奔長安東  
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  
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遙園鎮  
惡沂渭而上乘蒙衝小船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  
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  
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旣登渭水迅  
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  
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  
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九  
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  
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  
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謚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  
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  
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  
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  
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  
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群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  
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  
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

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  
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  
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  
其功大不問或譁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僞輦將有異  
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別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  
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  
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  
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  
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  
爲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



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河西王蒙遜聞太尉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斬之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群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廣州刺史謝欣卒東海人徐道期聚衆攻陷州城進攻始興始興相彭城劉謙之討誅之詔以謙之爲廣州刺史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刁雍王慧龍及桓溫之孫道度道子族人桓謐桓璩陳郡袁式等皆詣魏長孫嵩降秦匈奴鎮將姚成都及弟和都舉鎮降魏魏主嗣詔民間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賞之冬十月己酉嗣召長孫嵩等還司馬休之尋卒於魏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



魯軌爵襄陽公刁雍表求南鄙自效嗣以雍為建義將軍雍聚眾於河濟之間擾動徐兗太尉裕遣兵討之不克雍進屯匡山眾至二萬 詔進宋公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西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等擊秦故將姚艾艾遣使稱藩熾磐以艾為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徵王松壽為尚書左僕射 十一月魏叔孫建等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平之 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懼

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湏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



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曉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是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艱難

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輪寇手苟三秦父老問裕

子曰兼并易能也堅疑之難信哉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

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

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

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

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

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氏豪徐駭奴齊元子等

擁部落三萬在雍遣使請降於魏魏主嗣遣將軍王

洛生河內太守楊聲等西行以應之 閏月壬申魏

主嗣如大甯長川 秦雍人千餘家推襄邑令上谷



寇讚爲主以降於魏魏主嗣拜讚魏郡太守久之秦  
雍人流入魏之河南滎陽河內者戶以萬數嗣乃置  
南雍州以讚爲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陽立雍州郡縣  
以撫之讚善於招懷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 夏王  
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  
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  
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  
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  
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  
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  
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瓚都督前鋒諸軍事  
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爲撫軍  
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爲後繼 是歲魏都坐  
大官章安侯封懿卒

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魏主嗣至平城命護高車中  
郎將薛繁帥高車丁零北略至弱水而還 辛巳大  
赦 夏赫連瓚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  
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威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  
王鎮惡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  
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



子與鎮惡素有柝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傳弘之大破赫連瓚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

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爲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爲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隆爲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爲南蠻校尉張邵爲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爲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爲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爲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



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秦王熾磐以乞伏木奕干為沙州刺史鎮樂都二月乙弗烏地延帥戶二萬降秦三月遣使聘魏夏四月己巳魏徙冀定幽三州徙河於代都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盛而執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

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為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陵蕭氏為太妃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為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為祕書郎其餘百官悉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  
渾之玄孫景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  
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  
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魏天部大人白馬  
文貞公崔宏疾篤魏主嗣遣侍臣問病一夜數返及  
卒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 秋七月戊午魏主  
嗣至平城 九月甲寅魏人命諸州調民租戶五十  
石積於定相冀三州 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  
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  
稼而還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爲都督七郡

詔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 姚艾叛秦降河西王  
蒙遜蒙遜引兵迎之艾叔父雋言於衆曰秦王寬仁  
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爲從河西王西遷衆咸以  
爲然乃相與逐艾推雋爲主復歸於秦秦王熾磐徵  
雋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賜爵隴西公以左丞相  
曇達爲都督洮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  
鎮南安 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  
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洸田子  
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  
等殺脩脩旣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



通鑑卷二百八  
七  
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瓚夜襲  
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  
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  
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  
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  
發既出關然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  
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  
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  
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赫連瓚帥眾三萬追義真  
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

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  
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  
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  
禽司馬毛脩之與義真相失亦為夏兵所禽義真行  
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  
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  
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  
勿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  
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  
誠無筭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



通鑑卷二百六  
降傳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替而驗可謂筭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爲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徃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徃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

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徃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攝服大威爲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况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



水民食寡乏三吳群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顛顛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啓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真爲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爲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爲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西秦王熾磐東巡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

戶于杞罕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豐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衆無以易其言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



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詔之以散衣縊帝於東  
堂詔之廩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  
大赦 是歲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尚書右僕射袁湛卒

### 恭皇帝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 立琅邪王妃褚氏  
為皇后后哀之曾孫也 魏主嗣旼于犢渚 甲午  
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為王裕辭 癸卯魏主嗣還平  
城 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 敕劉道憐司空出  
鎮京口 夏將叱奴侯提帥步騎二萬攻毛德祖於

蒲阪德祖不能禦全軍歸彭城二月宋公裕以德祖  
為滎陽太守戊虎牢 夏主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  
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  
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  
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  
遂殺之群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  
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為吾患魏  
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  
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  
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



以赫連瓚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  
統萬大赦改元真興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  
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群臣迺視者  
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初  
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宋公裕誅翦  
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  
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  
汝潁間聚眾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  
有眾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  
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  
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齎湯藥往視疾情意勤篤謙不  
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  
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王  
鎮惡之死也沈田子殺其兄弟七人唯弟康得免逃  
就宋公裕於彭城裕以為相國行參軍康求還洛陽  
視母會長安不守康糾合關中徙民得百許人驅帥  
僑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  
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又有司  
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  
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魏河內鎮將于栗



通鑑卷一百六  
三  
碑遊騎在芒山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裕以康爲  
河東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走康勸課農桑百姓  
甚親賴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及平陽太守薛辯皆  
降於魏魏以辯爲河東太守以拒夏人 夏四月秦  
征西將軍孔子帥騎五千討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  
大破之覓地帥其衆六千降於秦拜弱水護軍 庚  
辰魏主嗣有事于東廟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至  
鴈門 五月庚寅朔魏主嗣觀漁於灑水巳亥還平  
城 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  
上疏以爲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

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  
和是宜減膳撤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法繕築不  
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  
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爲  
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  
混壹涼土侷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  
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  
百姓懷之樂爲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  
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汜稱上  
疏諫曰天之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



通鑑卷之六  
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  
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  
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  
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  
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  
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  
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  
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  
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段業稱制此方三  
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

纂弒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  
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  
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  
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  
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  
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歆不  
從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  
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為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  
彭城 辛未魏主嗣東巡甲申還平城 九月宋王  
裕自解揚州牧 秦左衛將軍匹達等將兵討彭利



和于澠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  
豪三千戶于枹罕澠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冬  
十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松壽為益州刺史鎮澠川  
宋王裕以河南蕭條乙酉徙司州刺史義真為揚州  
刺史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  
為揚州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  
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出五十豈不  
如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真雖為刺史事無大小悉由  
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妃乃無言  
道憐性愚鄙而貪縱故裕不肯用 十一月丁亥朔

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亥魏主嗣西巡至雲中從君  
子津西渡河大獵於薛林山 辛卯宋王裕加殊禮  
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九

靖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充集賢殿脩撰舉西京崇福宮柱  
國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魚袋臣馬光奉  
纂

宋紀一 起上章沿灘盡昭陽大淵獻凡四年

高祖武皇帝

永初元年春正月己亥魏主還宮 秦王熾磐立其  
子暮末為太子仍兼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赦改元建弘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  
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  
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



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  
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惟盛稱功德莫論其意日晚  
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  
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  
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  
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  
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輔王留子義  
康爲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  
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爲長史決府州事  
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

爲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 五月乙酉魏更謚宣武

帝曰道武帝 魏淮南公司馬國璠池陽子司馬道賜

謀外叛司馬文思告之庚戌魏主殺國璠道賜賜文思  
爵鬱林公國璠等連引平城豪桀坐族誅者數十人章  
安侯封懿之子女之當坐魏主以玄之燕朝舊族欲宥  
其一子女之曰弟子磨奴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  
子而宥磨奴 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  
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  
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  
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



通鑑卷二百九  
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爲壇於南郊即  
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  
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  
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帝  
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  
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  
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  
帝爲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  
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褚后爲王妃追尊  
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孝穆皇后尊皇太后  
蕭氏爲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  
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  
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縣公及  
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  
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爲太尉  
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  
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  
劉穆之爲南康郡公王鎮惡爲龍陽縣侯上每歎念  
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



通鑑卷二百九  
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王已  
卯改泰始曆為永初曆 魏主如翳犢山遂至馮滷  
池聞上受禪驛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朕  
於今日始信天道 秋七月丁酉魏主如五原 甲  
辰詔以涼公歆為都督高昌等十郡諸軍事征西大  
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為安西大將軍 交州刺史  
杜慧度擊林邑大破之所殺過半林邑乞降前後為  
所鈔掠者皆遣還慧度在交州為政纖密一如治家  
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丁未魏主如  
雲中 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壘既至

潛即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  
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  
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  
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柰何棄之蒙遜  
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  
小足為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  
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冀非望以  
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  
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  
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巴克



浩亶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于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爲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而勞之尹氏口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柰何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柰何更如凡人爲兒女子之悲乎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爲人臣妾乎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爲牧犍婦 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爲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 閏月壬午詔晉帝諸陵悉署守衛 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人而還 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恂冬恂帥數十



通鑑卷一百九  
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  
州刺史改元永建河西王蒙遜遣世子政德攻敦煌  
恂閉城不戰 十二月丁亥杏城羌酋狄溫子帥三  
千餘家降魏 是歲魏姚夫人卒追謚昭哀皇后

二年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論曰夫郊  
祀天地脩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以揚州刺史  
廬陵王義真爲司徒尚書僕射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  
刺史中書令傅亮爲尚書僕射 辛未魏主行如公陽  
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于敦煌 秦王熾磐  
遣征北將軍木突干輔國將軍元基攻上邽遇霖雨而

還 二月甲子魏陽平王熙卒 魏主發代都六千人

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 河西王蒙遜築隄壅水  
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恂將宋承等舉城降恂自殺  
蒙遜屠其城獲恂弟子寶囚于姑臧於是西域諸國皆  
詣蒙遜稱臣朝貢 夏四月己卯朔詔所在淫祠自蔣  
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勲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爲征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六月乙  
酉魏主北巡至蟠羊山秋七月西巡至河 河西王  
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



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步  
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于五澗虜苟生斬首二千而  
還 初帝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  
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  
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  
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  
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  
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  
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  
踰垣而入進藥與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

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庚戌魏主還宮

冬十月己亥詔以河西王蒙遜

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 己亥魏

主如代 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冲平陵帝帥百

官瞻送 十二月丙申魏主西巡至雲中 秦王熾

磐遣征西將軍孔子等帥騎二萬擊契汗禿真於羅

川 河西王蒙遜所署晉昌太守唐契據郡叛蒙遜

遣世子政德討之契瑤之子也 上之爲宋公也謝

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

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瞻在家



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笑以絕其言及上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是歲瞻爲豫章太守遇病不瘳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魏主自雲中西巡至屋竇城癸丑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江州刺史王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謝晦爲領軍將軍兼散騎常侍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徐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秦征西將軍孔子等



大破契汗禿真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  
真帥騎數千西走其別部樹奚帥戶五千降秦 二  
月丁丑詔分豫州淮以東爲南豫州治歷陽以彭城  
王義康爲刺史又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治臨湘以左  
衛將軍張邵爲刺史 丙戌魏主還宮 三月上不  
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  
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群臣請  
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  
已上性不信奇恠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  
上拒而不荅檀道濟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

廣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群小謝晦言於上  
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  
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  
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荅還曰德輕於才非人  
主也丁未出義真爲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  
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是後大  
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 帝  
疾瘳已未大赦 秦雍流民南入梁州庚申遣使送  
絹萬匹且漕荆雍之穀以賑之 刁逵之誅也其子  
彌亡命辛酉彌帥數十人入京口城太尉留府司馬



陸仲元擊斬之 乙丑魏河南王曜卒 夏四月甲

戌魏立王子燾為太平王拜相國加大將軍丕為樂平王彌為安定王範為樂安王健為永昌王崇為建寧王俊為新興王 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王 秦王熾磐以折衝將軍乞伏是辰為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鎮之 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毋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

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恬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文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



屢見頗以自憂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其爲我思身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爲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明獻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魏主復以問

南平公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帝從之立太平王燾爲皇太子使之居正殿臨朝爲國副主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人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焉帝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



通鑑卷二百九  
足以得志於天下矣。嵩實姓拔，拔斤姓達，奚觀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時魏之群臣出於代北者，姓多重。復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患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魏主又以典東西部劉潔門下奏事代人古弼直郎徒河盧魯元忠謹恭勤使之給侍東宮，分典機要，宣納辭令。太子聰明有大度，群臣時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以領軍將軍謝晦領中書，令侍中謝方明爲丹楊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

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戊子，長沙景王道憐卒。魏建義將軍刁雍寇青州，州兵擊破之，雍收散卒走保大鄉山。秋七月己酉，葬武皇帝于初寧陵，廟號高祖。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三  
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

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乙巳魏

主如灑南宮遂如廣審 辛亥魏人築平城外郭周

圍三十二里 魏主如喬山遂東如幽州冬十月甲

戌還宮 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

城與先畧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

若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

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

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

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汧河東走不則

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



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  
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  
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  
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  
魏以楚之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  
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  
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  
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  
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陵  
詣斤降魏以王玉爲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等  
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  
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爲斤等聲援 秦出  
連虜與河西沮渠城都戰擒之 十一月魏太子燾  
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  
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爲魏  
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臯侯苟兒爲兗州刺史鎮  
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  
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稍將軍于栗磾將  
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  
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



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  
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  
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竇  
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  
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礪礪  
癸未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  
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  
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  
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  
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

王羲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二千人就劉粹量宜赴  
援秦王熾磐徵秦州牧曇達爲左丞相征東大將軍

### 營陽王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 辛丑帝祀南  
郊 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洸之棄城  
走魏主以栗磾爲豫州刺史鎮洛陽 魏主南巡恒  
嶽丙辰至鄴 己未詔徵豫章太守蔡廓爲吏部尚  
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  
也亮以語錄事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  
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



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  
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廊云然 沈約  
論曰蔡廓固辭銓衡耻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  
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庚  
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  
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  
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眾依  
夔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  
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  
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

向青州者凡六萬騎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土民  
皆送租供軍 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  
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丁丑太皇太后蕭氏殂 河西王蒙遜及吐谷渾  
王阿柴皆遣使入貢庚辰詔以蒙遜為都督涼秦河  
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以阿柴  
為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三  
月壬子葬孝懿皇后于興寧陵 魏奚斤公孫表等  
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  
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



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  
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  
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  
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爲潁  
川太守戍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  
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  
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  
沙度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  
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  
追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

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  
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  
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畋於韓陵山  
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  
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  
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  
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  
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  
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爲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  
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



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爲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夔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冶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

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閭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已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



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已巳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蠻王梅安帥渠帥數十人入貢于魏初諸蠻本居江淮之間其後種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

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之在魏世不甚爲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爲寇暴及劉石亂中原諸蠻無所忌憚漸復北徙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河西世子政德攻晉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招集遺民歸附者至二千餘家臣於柔然柔然以契爲伊吾王秦王熾磐謂其群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讖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畧閏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



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

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爲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徐羨之兄子吳郡太守珮之頗豫政事與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結爲黨友時謝晦久病不堪見客珮之等疑其詐疾有異圖乃稱羨之意以告傅亮欲令亮作詔誅之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誅戮諸君果行此事



亮當角巾步出掖門耳珮之等乃止 五月魏主還

平城 六月己亥魏宜都文成王穆觀卒 丙辰魏

主北巡至參合陂 秋七月癸酉尊帝母張夫人爲

皇太后 魏主如三會屋侯泉八月辛丑如馬邑觀

灑源 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

政德輕騎進戰爲柔然所殺蒙遜立次子興爲世子

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

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

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 冬十月癸卯魏人

廣西宮外垣周二十里 禿髮傉檀之死也河西王

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

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讐復取故地虎臺陰許

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

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讐雖以婚姻待

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

濟子孫故也爲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讐而不思報

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爲熾

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

十餘人 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

李元德奔項戊辰魏人圍汝陽汝陽太守王公度亦



通鑑卷三百九  
三  
奔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  
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巳巳魏太宗殂于  
申世祖即位大赦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  
廟號太宗魏主追尊其母杜貴嬪爲密皇后自司徒  
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襄城公盧魯元爲中書監  
會稽公劉絜爲尚書令司衛監尉眷散騎侍郎劉庫  
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眷古真之弟子也以河內鎮將  
代人羅結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  
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  
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

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左光祿大夫崔浩  
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  
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  
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  
尤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  
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疑  
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  
良而稽古過之旣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  
道士寇謙之讚之弟也脩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  
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



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

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會

數千人

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

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畧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咒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咸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智如謙之者其為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紀二 起闕逢困敦盡疆  
園單闕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

元嘉元年春正月魏改元始光 丙寅魏安定殤王  
彌卒 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  
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  
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闈  
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  
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  
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泰審之子也南豫州刺



史盧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  
率謝靈運負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  
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  
督靈運玄之孫也性褊傲不遵法度朝廷但以文義  
處之不以爲有實用靈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  
憤邑延之舍之曾孫也嗜酒放縱徐美之等惡義真  
與靈運等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  
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  
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美之等  
以爲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爲永嘉

太守延之爲始安太守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  
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  
還都諮議參軍廬江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美之等已  
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  
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  
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  
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  
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  
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  
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



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  
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  
豈可以其一青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  
參軍尋殺之 夏四月甲辰魏主東巡大寧 秦王  
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帥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  
孚崔提旁爲四國皆降之 徐美之等以南兗州刺  
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  
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  
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  
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夜邀

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  
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  
船爲樂夕游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  
兵居前美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誠宿  
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  
東閣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  
勸美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美之等以宜都  
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  
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  
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爲營陽王妃遷營



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姜之等使邢安泰就弒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路而弒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阜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不出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教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

宣傳教令又有典籤徃徃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尚書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姜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姜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姜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



安美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  
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相等七州諸軍事  
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  
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  
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  
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  
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  
其心勿爲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  
宮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原逋  
責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爲疑勸王不可東

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  
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美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  
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  
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嚴慈  
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  
不然又美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  
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  
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  
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上  
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



通鑑卷二百一  
五  
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  
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  
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荊州王欲使到彥  
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  
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  
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  
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  
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  
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  
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

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  
不解帶者累旬 魏主還宮 秦王熾磐遣太子慕

末帥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  
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八  
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群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  
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  
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  
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備  
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  
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



還建康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真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旣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爲右軍將軍 甲

辰追尊帝母胡婕妤曰章皇后封皇弟義恭爲江夏王義宣爲竟陵王義季爲衡陽王仍以義宣爲左將軍鎮石頭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爲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揚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



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爲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爲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爲皇后 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捨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爲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瓚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與弟慕利延使折之

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瓚亦有才畧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 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柝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 詔拜營陽王母張氏爲營陽太妃 林邑王范陽邁寇日南九德諸郡 宕昌王梁彌忽遣子彌黃入見于魏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



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彊有民二萬餘落  
諸種畏之 夏主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酒泉公倫  
瓚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戰于高  
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瓚殺之并其  
衆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夏主  
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  
北曰平朔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  
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  
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

詔視事

辛未帝祀南郊大赦

己卯魏主還平城

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問群臣尚書左丞

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爲雄猶有王莽之禍况

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

三月丙寅魏主尊

保母竇氏爲保太后密后之殂也世祖尚幼太宗以

竇氏慈良有操行使保養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

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 丁巳魏

以長孫嵩爲太尉長孫翰爲司徒奚斤爲司空 夏

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鎮南

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于枹



罕 魏主遣龍驤將軍步堆等來聘始復通好 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秋七月秦王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水羌酋丘擔大破之 八月夏武烈帝殂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太子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乙酉以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丘擔以

其衆降秦秦以擔為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乞伏信帝為平羌校尉以鎮之 癸卯魏主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清出栗園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十一月以武都世子玄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初會稽孔審子為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即位以審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



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躡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

天豫立荅詔啓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罔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于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父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  
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  
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  
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  
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  
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  
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於坐  
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  
故登之蘊之孫也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  
謀弘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

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  
齊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  
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美之亮晦殺  
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  
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彥  
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  
州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  
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美之亮美之行至西明門  
外謝曠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  
暫還遣信報美之美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



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  
奔兄廸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  
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  
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  
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  
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  
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朓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  
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  
才畧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  
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

擒也丁卯徵王弘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以彭城王義康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  
史樂罔復遣使告謝晦以徐傅及朓等已誅晦先舉  
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  
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  
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  
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  
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  
泝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  
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



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  
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  
側之惡 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于夏 初  
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  
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  
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祕之閏月丙  
戌始言劭生 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  
討謝晦晦以弟遜為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眾  
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  
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

張邵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與晦善曰邵意  
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 二月

戊午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敬弘為尚書左僕射建安

太守鄭鮮之為右僕射敬弘廡之曾孫也 庚申上

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

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長公主留止臺內

總攝六宮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

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

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

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



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  
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  
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  
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又上表自  
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  
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  
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  
彊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  
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  
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

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鬪心戊辰臺軍至  
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  
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  
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  
衆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  
曠之爲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  
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  
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他處分唯愧  
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晦衆散  
畧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



通鑑卷三十一  
每待之行不得速已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  
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  
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爲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  
執之於是誅晦矚遜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  
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  
當橫尸戰場柰何狼藉都市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  
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女謨等皆見原晦  
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帝以蓋爲  
鎮軍功曹督護晦之起兵引魏南蠻校尉王慧龍爲  
援慧龍帥衆一萬拔思陵戍進圍項城聞晦敗乃退

益州刺史張茂度受詔襲江陵晦敗茂度軍始至白  
帝議者疑茂度有貳心帝以茂度弟邵有誠節赦不  
問代還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爲祕書監顏  
延之爲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  
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  
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  
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覲嘗詣之遇賓客填咽  
暄涼而已覲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  
矣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遣散騎常侍



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  
又使郡縣各言損益丙午上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  
歲三訊左僕射王敬弘性恬澹有重名關署文按初  
不省讀嘗預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  
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  
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  
六月以右衛將軍王華為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  
弘輔政王曇首爲上所親任與已相埒自謂力用不  
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  
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

相也故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爲宰相者然尚  
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  
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  
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旣罷出上目送  
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  
也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上所重當時號曰五  
臣弘微琰之從孫也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  
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  
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上欲封王  
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



通鑑卷一百一  
出封詔以示之。曇首回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上乃止。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爲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于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八月，還平城。」

詔殿中將軍吉恒聘于魏。燕太子永卒，立次子

翼爲太子。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

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

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征南

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

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內老

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

罕，韋伐攻枹罕，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

亮、吐谷渾握達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秦奔昂川。

附于吐谷渾王慕瓚。大旱，蝗。左光祿大夫范泰上



表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唯陛下留意有詔原之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代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為鄉導謹辨之子也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

浩曰順誠有籌畧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為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嶮嶺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于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仇池氐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氐王楊玄遣



其弟難當將兵拒諮諮擊走之 魏主行至君子津  
會天暴寒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壬午  
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  
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  
及閉內三郎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  
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  
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  
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與卿等取之  
乃徙其氏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  
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于軍

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  
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  
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坂夏主之  
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  
十二月斤入長安秦雍氏羌皆詣斤降河西王蒙遜  
及氐王楊玄聞之皆遣使附魏 前吳郡太守徐珮  
之聚黨百餘人謀以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事覺壬  
戌收斬之 營陽太妃張氏卒 秦征南將軍吉毗  
鎮南強隴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  
罕澹南奔仇池 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詔



采諸漏戶令輸繒帛於是自占爲紬繭羅縠戶者甚衆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四年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 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傷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巳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 山羌叛秦二月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羌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爲羌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八九 魏主還平城 乙卯

帝如丹徒巳巳謁京陵初高祖旣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三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

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

子津 丁丑魏廣平王連卒 丁亥帝還建康 戊

子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卒 秦王熾磐以輔國將軍

段暉爲涼州刺史鎮樂都平西將軍麴景爲沙州刺

史鎮西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爲梁州刺史鎮赤水

夏四月丁未魏負外散騎常侍步堆等來聘 庚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戊以廷尉王徽之爲交州刺史徽前刺史杜弘文弘文有疾自輿就路或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况被徵乎遂行卒於廣州弘文慧度之子也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壬午中護軍王華卒 魏主至

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徃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魏主至統萬分軍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  
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  
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  
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  
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奔  
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  
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  
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  
惟恐不出今旣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  
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

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  
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  
天不助人且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  
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  
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  
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  
倚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  
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  
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  
衆大潰齊翳槐之玄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



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口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乙巳魏主入城獲夏主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爲太史令得故晉將毛修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修之善烹調用爲太官令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邪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爲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畧地關右定閭統萬已破遂奔上邽



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相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之弟也 秦王熾磐還枹罕 秋七月己卯魏主至柞嶺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 秦王熾磐謂群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日險歸魏今果如孤言八月遣其叔父平

遠將軍渥頭等入貢于魏 壬子魏主還至平城以所獲頒賜留臺百官有差魏主為人壯健鷲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群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勲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



通鑑卷一百二十一  
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  
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  
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  
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  
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九月丁酉安  
定民舉城降魏 氐王楊玄遣將軍符白作圍秦梁  
州刺史出連輔政于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  
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  
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澠 十一月魏主遣軍司馬  
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為都督荆梁等四  
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  
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魏主善之以軌為尚書  
軌表之子也 十二月秦梁州刺史吳漢為群羌所  
攻帥戶二千還于枹罕 魏主行如中山癸卯還平  
城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其治無益者棄之



程